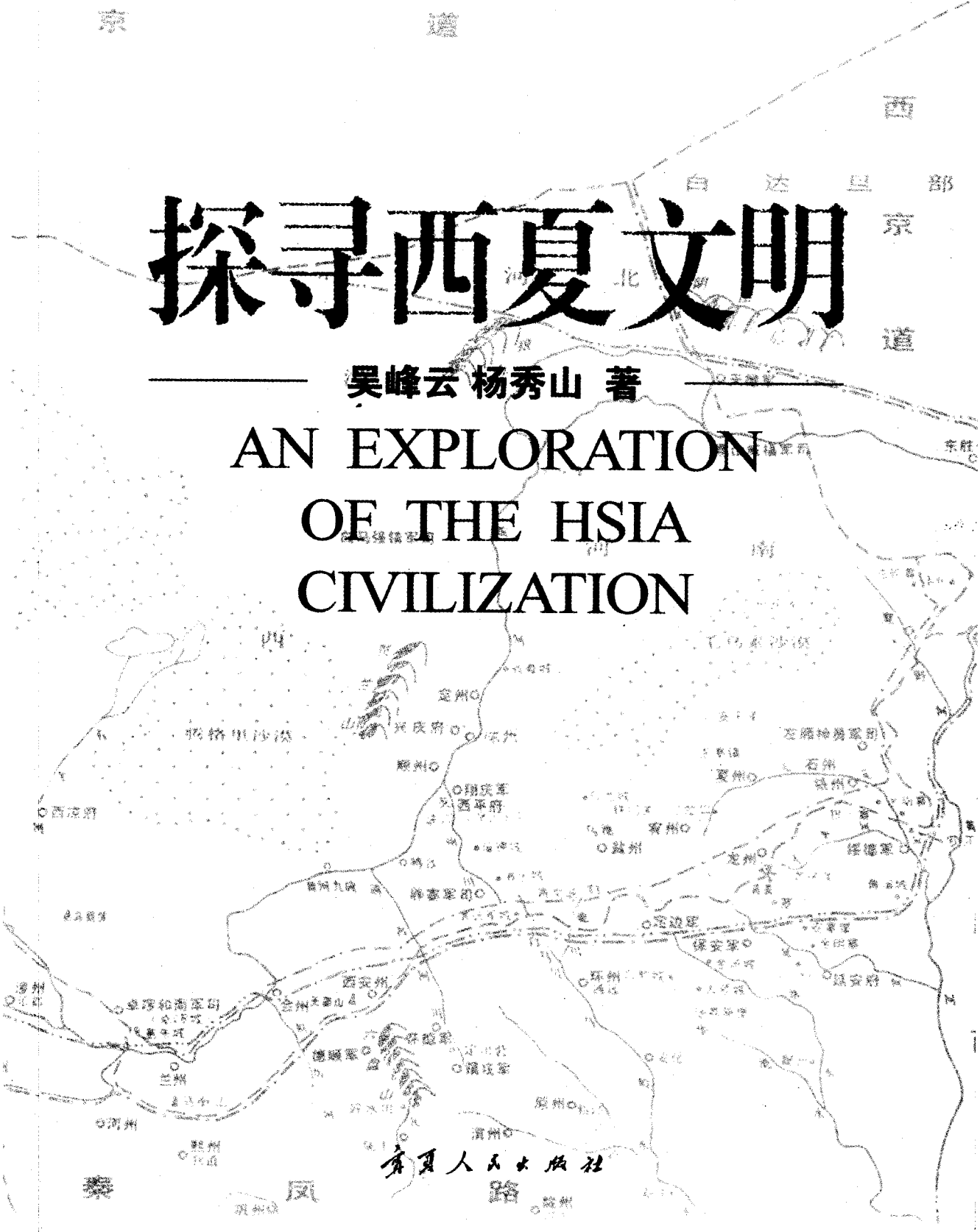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探寻西夏文明

吴峰云 杨秀山 著

AN EXPLORATION OF THE HSIA CIVILIZATION



宁夏人民出版社

序 一

西夏是党项族建立的大夏国（或称夏国）的别称，是中国中古时期一个重要的王朝。它作为有宋一代中国的第三大势力之一，不仅成就了自己的民族历史文化，也对北宋、辽国及南宋、金国的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起到制衡作用。欲了解中国中古时期的历史，不可不关注西夏的历史。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从古到今发展成五十六个民族，统称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文化，是五千年来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更多，有的民族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一些消失的民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曾经展示过威武、雄壮的场面，在中国的历史画卷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党项族就是有着自己丰富的历史文化，且带有神秘色彩的已消亡的民族之一。欲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不可不关注党项族及西夏的历史。

在宁夏唯一建都的王朝是西夏，其都城兴庆府（后改为中兴府），即今天的银川市。西夏从在灵州（今属宁夏灵武）立府，到兴庆府建都立国，历经十二代帝王，前后二百多年，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对宁夏的影响至深至远。“宁夏”这一地名启用于元代，与夏国直接相关。因而，欲了解宁夏，不可不关注西夏的历史。

距今七百多年的西夏，离我们似乎是那么遥远和陌生。与西夏同时代的王朝相比，地处中原地区的宋朝，因其历史文献和文物的丰厚，似乎可以触摸；同为少数民族王朝的辽、金两国，也因有正史可据，而显得具体生动。传世至今的西夏的历史文献，就是比起一千多年前的唐朝、甚至两千年前的汉朝，也显露出记载粗疏和面目模糊。中国有后朝修前代历史的传统，在世界历史文化中独具风采。但元朝作为宋、辽、夏、金的后朝，却仅修了《宋史》《辽史》《金史》，而未修夏国史，这就使很多西夏历史资料未能通过正史保留下来。蒙古军队武力灭亡西夏时，对西夏文物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破坏，仅存的西夏资料也逐渐被湮没在历史尘埃之中，使西夏的历史变得蒙昧而神秘。

随着近代大量西夏文文献的发现和逐步解读，随着众多西夏文物的出土和研究，西夏的历史资料越来越丰富，研究西夏的著述越来越多，西夏的历史面貌越来越清晰。与此同时，一门新兴的学科——西夏学诞生了。然而，近代以来有关西夏历史文化的书籍，大多篇幅较长，且

多带有很浓的书卷气。不少关心西夏历史文化的社会各界人士，切盼能有篇幅不大、通俗易晓地介绍西夏历史文化的著作。吴峰云和杨秀山同志的这部新作《探寻西夏文明》就是大家期望的这种著作。

峰云同志从事西夏文物考古和西夏研究已有三十多年。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就读于西北大学时，就钟情西夏考古。峰云同志深知研究西夏考古，要懂得西夏文，因此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利用大学的暑假，专程自费到北京请教专家，学习西夏文字，收集历史资料，其用心之良苦，实为难得。那时，我第一次和他相识。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就对著名的西夏文——汉文对照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进行校勘，成绩斐然。他在宁夏博物馆长期从事西夏文物考古工作，参加了包括西夏帝陵发掘在内的一系列重大考古实践，有很多重要考古项目由他主持，他对宁夏的文物、考古和博物馆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峰云同志还和我有多次合作。一次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宁夏博物馆发掘西夏陵园的108号陪葬墓，出土了若干西夏文、汉文碑文残片。那时峰云同志从宁夏携来碑文拓片若干，交我译释，看能否确定墓主人和时代。当时我翻译、揣摩，竟将部分残碎碑文拼接起来，不仅确定了墓主人是官职为尚父、太师、尚书令、知枢密院事的梁国正献王嵬名安惠，而且确定了他生活的时代和相关的事迹，写成简短文稿交峰云同志。另一次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一起去安徽等地调查西夏后裔，在合肥、安庆一带遍访党项后裔余阙的后人及余阙的住地、读书地、墓地、祠堂，并搜寻到两部珍贵的《余氏宗谱》，为这支西夏后裔的研究，找到了重要的资料。这是西夏学界第一次找到有确切资料依据的党项后裔。那次我们还顺路到南京，寻找明代祁承㸁编纂的海内孤本《宋西事案》。当时南京大雨滂沱，我们冒雨前往南京图书馆抄录文献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还有一次是峰云与我和白滨同志合作编写《西夏文物》一书，他作为文物考古专业人员撰写书稿、搜集图片，对此书的完成付出了大量心血。他对工作的认真态度和潜心研究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峰云同志长期的工作积累，他对国内外西夏文物了如指掌，对西夏研究也详悉贯通，他广博的阅历和深厚的知识，显然为他撰写这部著作打牢了坚实的基础。

我有幸先于他人阅读了这部书稿，感到很欣喜。因为这部书以不太长的篇幅，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西夏的历史和文化，一方面资料翔实，言之有据，另一方面剪裁得体，通畅易读，使人在轻松愉悦的心情下获得有关西夏的主要知识。

我们可以随着作者自如的笔触，了解西夏开国皇帝元昊及其祖父李继迁、其父李德明为创建大夏国金戈铁马、轰轰烈烈的精彩画面，可以看到西夏王朝近两个世纪的政局演变，还可以见到包括西夏儒学、佛教和民俗在内的多民族文化的接触和交融，看到涉及西夏农业、

畜牧业、手工业多种经济的发展和嬗变……总之，这本书可以成为打开西夏神秘大门的钥匙。

本书不仅给读者介绍了大量负载西夏历史文化的文物，展现出西夏文物的多姿多彩，同时还披露出只有亲历者才能知晓的西夏考古的诸多动人内幕，如三十年前发掘西夏帝陵的艰辛和危险，考古专家们因陋就简、想方设法完成发掘任务的执著和智慧，国宝级文物鎏金大铜牛出土时工作人员和群众欢喜雀跃的场面，西夏重要佛教建筑宏佛塔的考察和命名经过等脍炙人口的故事，都在作者的款款叙述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使人难以忘怀。

本书尽管通俗易懂，但也不乏学术的切磋和探讨，有时以精辟而简洁的论证把读者带入深邃的西夏文化殿堂之中。比如在银川新华街发现的一批精美的鎏金青铜造像，究竟属于哪一时代，扑朔迷离，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作者从多角度进行分析，层层剖析，考订异同，论证属于西夏时期，持之有理，令人信服。

本书还在科学地介绍西夏考古时，插上丰富想象的翅膀，带领读者鸟瞰历史的沧桑。比如挖掘西夏陵园 108 号陪葬墓时发现了三具尸骨，其中两具确定为盗墓者。作者根据尸骨的鉴定和现场发掘情况，编织出一个三人盗墓的故事。这个看似虚构的情节，却让读者看到盗墓者唯利是图、破坏文物的丑恶行径，自然地会联想到现实社会存在并非虚构的盗窃文物的现象，在今天也有启迪和教育作用。

通过本书还可以体会到一代一代西夏研究专家伏案面壁、穷经皓首、孜孜不倦、探索求真的精神；还可以看到西夏考古专家不畏冬天风沙，夏天烈日，在枯燥而烦琐的平凡岗位上，为民族文化贡献一生的可贵品质。正是这些专家再现了西夏文化的殿堂，使读者能领略西夏文化的风采。

一百年前人们对西夏知之甚少，经过国内外几代西夏学者的努力，特别是近三十年西夏研究的大踏步前进，我们已经能够大致地描绘西夏的历史和文化。但是和丰富、生动的西夏历史相比，也许我们现在对西夏的了解还仅仅是拉开了序幕的一角。可以想见，二十年以后、五十年以后，我们对西夏的了解会更加丰富、厚实。这种推论是有根据的。近些年来，已经发现的大批西夏文献陆续被刊布，整理、翻译、利用、研究这些珍贵资料的工作，也将步步深入。特别是最近几年在西夏文文献中发现了大量直接反映西夏社会的文书，如户籍、粮账、借贷和买卖契约、军抄册、告牒、书信等，随着这些文书的解读，我们对西夏社会的认识会更加具体而深刻。另一方面国内很多地区，特别是西夏故地宁夏、甘肃、内蒙古、陕西一带，不断有新的西夏文物破土而出，几乎每年都有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这些文物无疑都是透视西夏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它们会用无声的语言叙述西夏的方方面面。而且这种无穷尽的地下宝藏只能出现在西夏的故土——中国，它们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遭到流失海外的厄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西夏是中国的西夏，中国对西夏学的发展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有关部门应重视作为中国历史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西夏文化研究，切实关注并促进西夏学的发展。目前大批西夏文文献的问世和熟悉西夏文译释的人才的极端匮乏，是一对突出的矛盾。因此，重视和加强培养西夏研究人才，特别是通晓西夏文的人才和具有综合研究能力的人才是当务之急。西夏文物的发掘、整理和刊布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设立重点课题，利用公布的文献和文物资料进行深层次的开掘，重点研究过去未曾涉足或难以解决的重要课题，提倡啃硬骨头的钻研精神，注重论著的含金量，加强学风建设，避免重复甚至抄袭，反对急功近利，坚持正确的学术道德，以推动西夏研究向纵深发展。各相关专业领域的专家也应共同参与西夏学的研究，集思广益，通力合作，使西夏资料在更为广泛的领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社会对各种知识的广泛需求，要求专家们既能写严密论证的学术著作，也能写科学的普及读物。西夏学的知识需要钻研和不断创新，也需要知识的积累和普及。期望有更多的西夏学家，能撰写出百姓们喜闻乐读、普及性较强、颇具特色的科学著作。

史金波

2005 年 10 月 25 日

于北京太阳宫寓所

序二

国庆长假，得读吴峰云、杨秀山合著的新作《探寻西夏文明》，十分欣慰。书稿虽篇幅不大，内容却十分丰富，厚积薄发，深入浅出，文笔流畅，通俗易读，引人入胜，是一部优秀的西夏历史科普读物。

时下，有关西夏历史文化遗产的发掘与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从二十世纪末开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国内西夏学研究突飞猛进的发展。曾经被视为“神秘王朝”的西夏历史与文化，逐步揭开了它的面纱，被越来越真实地展现出来。

西夏王朝的神秘，除了它遗存下来的丰富而独特的文字文献令人费解外，还由于元朝为前朝修“正史”时，未留下一部与宋、辽、金“三史”相侔的西夏王朝专史，致使当时还存世的西夏文献史料遭到湮没。从清代到民国初，关注西北史地的学者们，搜遗辑逸，整理排比汉文史书中的西夏史料，撰写西夏专史数篇，西夏的历史文化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二十世纪初，由于黑水城西夏文献的发现而兴起的“西夏学”，作为一门国际“显学”，已百年有余。这些年来，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现，极大地充实了西夏学的学术内涵：即由最初的西夏文字解读，发展成为涵盖党项与西夏历史兴亡、社会文化及其相关领域研究的综合性学科。独特的西夏文字和丰富的西夏文献遗存所蕴藏的奥秘，仍然需要西夏学者们穷年累月、孜孜不倦地去探求。

二〇〇五年八月，在西夏故地宁夏银川召开了第二届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人民日报》以《随着研究的深入——“神秘王国”不再神秘》为题，报道了这次会议。记者对当前西夏学研究现状的评估是“渐入佳境”。我想，所谓的“佳境”，应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料的利用更加广泛；二是课题的研究更加深入。体现在科研成果上，从二〇〇四年年底以来，有杜建录编辑的《西夏研究丛书》第四辑《二十世纪西夏学》；史金波撰著的《西夏出版研究》；牛达生撰著的《西夏活字印刷研究》；张竹梅撰著的《西夏语音研究》；彭向前补注的《宋史夏国传集注》；杨志高校正的《宋西事案》；杜建录撰著的《〈天盛律令〉与西夏法制研究》；徐建荣著《西夏诗话》；李范文主编的《西夏通史》；龚煌城编纂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论集》；景永时、贾常业编著的《基于方正典码之上的西夏文录入系统》。另有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编辑的《中国藏西夏文

献》；宁夏社会科学院编辑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以及西北第二民族学院编辑的《英藏黑水城文献》等陆续出版。研究的深入，则表现在学术问题的百家争鸣上。我在这里可以随手举出一些例证：如西夏历史研究中长期争论不休的党项拓跋氏族属问题，除西羌说和鲜卑说之外，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吕建福新著《土族史》中，作者据辽人张俭《圣宗皇帝哀册》中有“夏国之羌、浑述职”等记载，提出西夏王朝是以土族为核心，以党项羌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多民族国家的观点。作者认为，建立西夏的民族，就是唐末、五代以来的朔方土族大姓拓跋氏，并将活跃在元代政治、文化舞台上，以前被认为是党项人的高智耀父子、纳麟父子、杨琏真伽、朵儿只、余阙等人均作为土族人进行叙述。又如在西夏佛教史研究方面，二〇〇〇年《文献》第一期登载李际宁《关于西夏刊汉文版大藏经》一文，对史金波著《西夏佛教史略》一书中，引元代西夏遗民刊印西夏汉文大藏经提出质疑，认为“西夏刊汉文大藏经是否存在的问题，尚待新资料以证明”。二〇〇五年《文史》第三辑刊登聂鸿音《西夏帝师考辨》一文中对前人所谓“西夏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帝师制度”一说提出异议。作者认为“西夏在中国历史上率先创立了‘帝师’的封号，但是没有正式建立像元朝那样完整的帝师制度”。在西夏文物考古研究方面，近年来更是不拘陈说，新论迭出。如一九八六年在银川市新华街出土的鎏金铜造像的年代问题，早在一九九五年吴峰云撰文定其为西夏时期之物。二〇〇一年韩小忙等著《西夏美术史》时，曾提出质疑。后国家文物局馆藏一级文物专家鉴定组也确定为西夏时期的文物。二〇〇五年初，这批鎏金铜造像作为西夏时期的重要文物，在北京国家博物馆对国内外观众公开展出，同时收录于《大夏寻踪——西夏文物辑萃》大型图书中。该书中作者专列一章，以“在都城出土的鎏金铜造像”为题，对这批鎏金铜造像埋藏的考古地层、出土时的现状、佛造像被遗弃时的历史背景等进行了全面阐述，确认其埋葬年代为西夏晚期。此外，在二〇〇五年第三期的《中国钱币》中，王彦民撰《西夏钱币有无“对钱”问题的探讨》，依据“对钱”之定义与实物，否定西夏时期铸“对钱”一说；白秦川撰《武威出土银铤应为金代银铤》，对一九八七年在甘肃武威出土的二十一枚银铤，从形制、铭文考证其非以前所说西夏银铤，而是蒙古灭金后，由蒙古人从原金人居地带到武威。学术争鸣是令人欣喜的，这也是西夏学术研究“渐入佳境”的具体表现吧！

我和吴峰云同志相识并交往已有三十多个年头了，他是宁夏最早踏进西夏学之门的成员之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个暑假里，还在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读书的他，便自费来到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拜西夏学的前辈王静如教授为师学习西夏文。我虽然是王静如先生的助手，但当时被隔离在所里接受审查。在民族所的楼道里与吴峰云邂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他大学毕业分配到宁夏博物馆工作，我也随

着“落实政策”，重新开始从事西夏学的研究工作，便同他有了更多的工作接触和业务合作。他是宁夏西夏考古发掘工作和西夏考古学的开创人和奠基人之一，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西夏史专著——《西夏简史》的著者之一。吴峰云同志曾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副馆长，现在虽离开了宁夏到北京，受聘于中国文物研究所继续从事文物工作，但仍然心系宁夏和西夏学研究。工作之余，与杨秀山合作撰著的《探寻西夏文明》一书，为发掘和弘扬西夏历史文化，为使西夏学研究服务于西部大开发和经济建设，作出了新的贡献。

应嘱作序，粗读书稿，引发了一些题外的话，是为序。

白　滨

2005 年 11 月于北京

目录
Contents

序一 / 001

序二 / 005



东方的金字塔 / 001

贺兰山下古冢稠 / 003

在东方金字塔下考古发掘 / 008

墓室中发掘出盗墓人的尸骨 / 012

从这里出土了国宝 / 019



崇尚白色的古老民族 / 025

他们起名“白高大夏国” / 027

白河流域是古老的家乡 / 030

党项人喜好白釉瓷器 / 032

白窄衫　白褴襕 / 035



统万城·灵州城·兴庆府 / 037

赫连勃勃曾在这里建都 / 039

唐肃宗登基过的地方 / 045

东有黄河环绕　西有贺兰山据险 / 051



迁徙中民族生存和发展 / 057

青藏高原上的游牧民族 / 059

漫长的迁徙之路 / 0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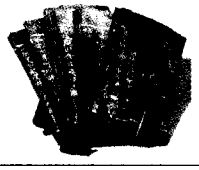
从游牧走向农耕 / 064



沉睡数百年的石碑问世 / 067
清代史地学家张澍的重要发现 / 069
解读感通塔碑 / 071
“绝学”研究的开始 / 077



传说埋藏了宝藏的黑水城 / 081
黑水城守将黑将军的故事 / 083
贪婪的外国探险家 / 086
这里就像一座书库 / 089



册曲盛世的蕃书 / 091
蕃书是“天书”吗？ / 093
谁创制了蕃书？ / 096
蕃书是一种广泛应用的文字 / 0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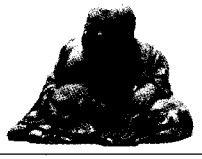
敦煌石窟中的精彩壁画 / 103
中国最早的唐僧取经图 / 105
别具匠心的童子飞天 / 108
壁画中的社会生产图 / 110
五彩缤纷的石窟藻井 / 111
神态各异的供养人 / 113

造型各异的塔刹和佛塔 / 115
造型别致的宏佛塔 / 117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排列有序的一百零八塔 / 120
藏在深山之中的拜寺沟方塔 / 123
装饰华丽的拜寺口双塔 / 124
塑有中国最大卧佛的大佛寺 / 127
西夏皇家寺院——承天寺 / 130



在都城内出土的鎏金铜造像 / 133
意想不到的重要发现 / 135
鎏金铜造像出土后的年代争议 / 141
西夏人有能力造出精美铜造像 / 144



历代钱币在西夏的辉煌与梦想 / 147
识别西夏文钱币的第一人 / 149
西夏也行年号钱 / 151
钱币流通促进经济辉煌 / 159



西夏灭亡后党项族去了何方 / 175
战争不能使民族消亡 / 177
明代还有人在使用西夏文字 / 179
党项族人被其他民族所融合 / 182

参考书目 / 185



东方的金字塔

闻名于世的古埃及金字塔，由巨形石块垒砌成高大雄伟的三角形建筑，是存放埃及法老“木乃伊”的地方。而在我国西北的贺兰山下，也有一处安葬西夏皇帝的陵墓，陵台土木结构，被世人称为“东方的金字塔”。笃信佛教的西夏皇帝希望自己死后能进入佛国仙界，永享福祉。所以，仿照佛塔的造型，建造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塔式陵台。蒙古人的铁骑踏碎了西夏皇帝的梦想，在西夏立国190年之后，这个曾经创造了辉煌文明的王朝，终于被历史的云烟所湮没。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们对西夏陵区的帝陵、陪葬墓和陵区内的城址进行多次发掘，伴随着考古学家的探秘和解读，沉默了八九百年的西夏王陵，终于渐渐地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随着陵区遗址的保护工程的进展和西夏博物馆的建立，这里不再荒凉，它已成为旅游观光和寻幽探秘的一片热土。

●贺兰山下古冢稠

凡是到过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的人，都知道这里是西夏故国的都城，正因为曾有过西夏建都的历史，1986年12月8日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银川市榜上有名。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不要说外地人，就是住在银川市的居民，对西夏的历史也一无所知，更不了解银川市曾经是西夏王朝的国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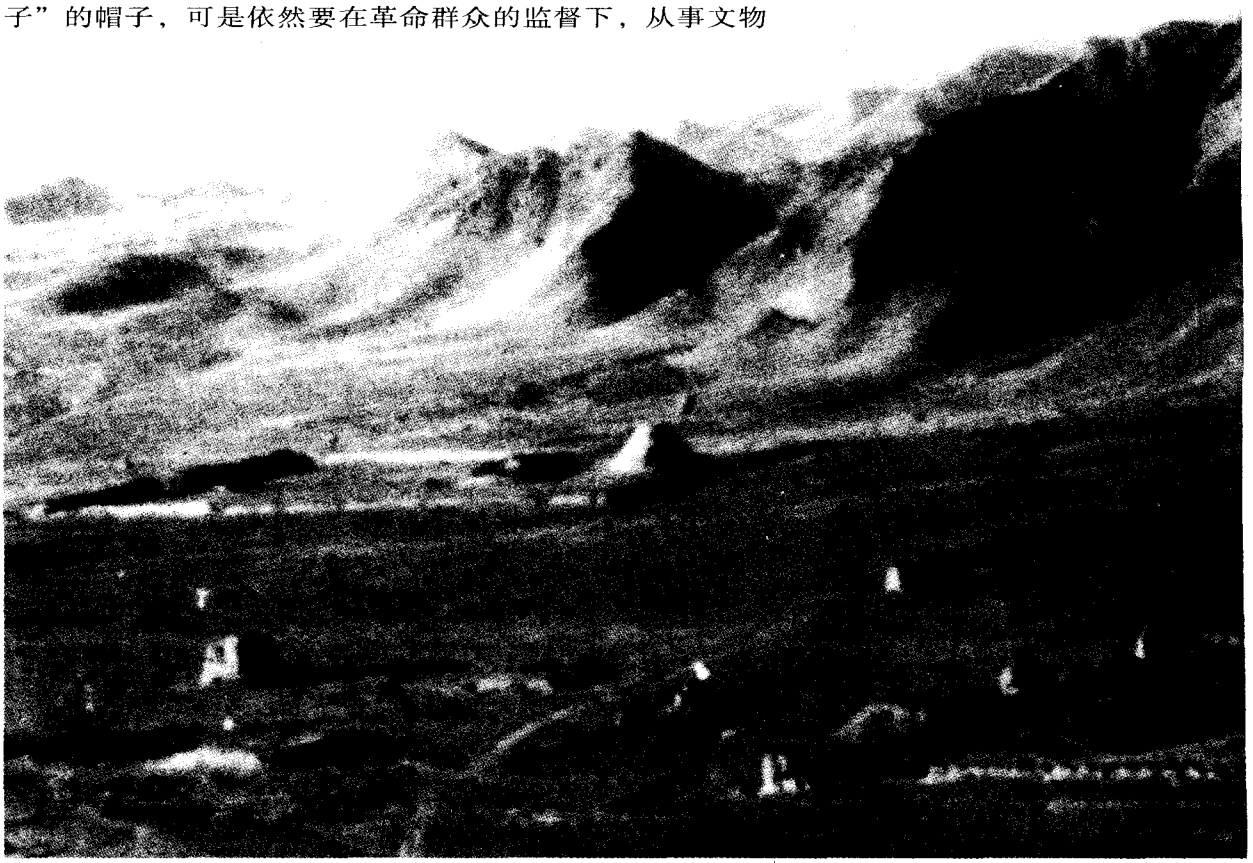
◎ 寿陵汉文残碑

20世纪70年代初，宁夏文物考古工作者在银川市以西约45公里的贺兰山下进行考古调查，发现那里是一片规模宏大的古墓群。起初还以为是一群唐代墓葬，调查时在碑亭的遗址堆土中，偶然发现刻有西夏文字的残碑，这才想到可能是西夏墓群。查阅历史文献，在《嘉靖宁夏新志》中发现明确记有："李王墓，贺兰之东，数冢巍然，即伪夏所谓嘉、裕诸陵是也，其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人有掘之者，无一物。"由此，考古工作者恍然大悟：原来贺兰山下的宏伟墓群，是西夏王朝的一处皇陵！

在《嘉靖宁夏新志》上，还记载了明代安塞王朱秩炅的《古冢谣》，诗中曰："贺兰山下古冢稠，高下有如浮水沤，

道逢古老向我告，云是昔年王与侯。”形象地描绘了他所见到的西夏陵当时的情景。尽管说从安塞王所处的年代到现在，已经又过去了数百年，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西夏陵的变化不会太大，因为自从西夏王朝被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大军灭亡后，那里就已经成了一片废墟。数百年间，在荒无人烟的苍凉戈壁上，除了有一些牧羊人放着羊群，哼着“宁夏花儿”和西北地区流行的牧羊小调，漫步在陵墓古冢之间外，很少有人愿到充满鬼魂的坟地中去走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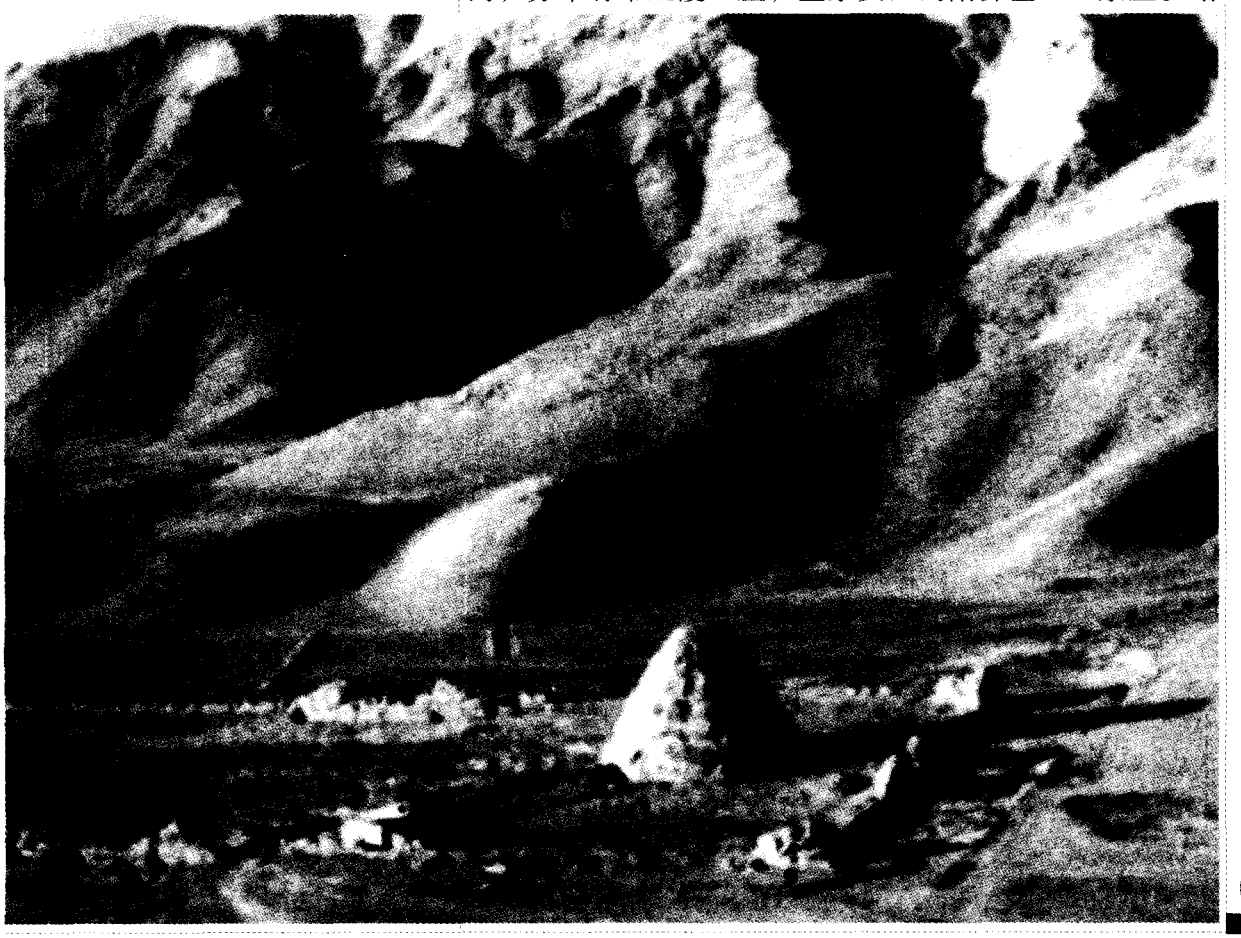
宁夏文物考古工作者初上西夏陵的时候，正是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悲剧的后期，许多文博工作干部刚从“牛棚”或“五七干校”解放出来，有些人还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可是依然要在革命群众的监督下，从事文物



◎ **西夏陵区图** 位于银川市以西的贺兰山东麓，有帝陵9座，陪葬墓250余座，分布在南北长10公里，东西宽5公里，总面积50公里的范围内。

考古的发掘和研究工作。文物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作为“四旧”来破除的。直到1971年，中美关系发生微妙的变化，中国文物赴美展出成了继乒乓外交之后，又一对美外交的重要途径。于是，全国的文物考古工作，才像久旱的禾苗得到了雨露滋润一样，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

坐落在贺兰山下的西夏陵，陵区范围很大，南起三关口的银巴公路（宁夏银川—内蒙古巴音浩特），北至泉齐沟，东界西干渠，西抵贺兰山前的小山丘上。在南北长约10公里，东西宽约5公里，总面积达5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有帝王陵9座，皇亲贵臣的陪葬墓250余座。站



在贺兰山前的小山顶上俯望，真是古墓土冢林立，“高下有如浮水沤”。

西夏自公元1038年称帝建国，至1227年被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大军所灭，立有十主，即景宗嵬名元昊、毅宗嵬名谅祚、惠宗嵬名秉常、崇宗嵬名乾顺、仁宗嵬名仁孝、桓宗嵬名纯祐、襄宗嵬名安全、神宗嵬名遵顼、献宗嵬名德旺、末主嵬名睍。加上元昊称帝建国后，曾追封其祖李继迁、其父李德明为帝，共有十二位名义上的皇帝。其中末主嵬名睍，在蒙古军队兵临城下无力抵抗的情况下，举城投降后被杀，不会有陵墓存在外，在西夏陵区当有11座帝陵。但截至目前所发现的帝陵仅有9座，缺少的两座是已被夷为平地，还是有两位皇帝根本就没有葬在陵区，也就不得而知了。

对于西夏陵区中的9座帝陵，除少数几座可以确定其墓主人外，绝大多数都是根据陵墓的位置、形制、规模以及与同时代宋陵的比较，而进行的推测。有人认为，明《嘉靖宁夏新志》中，记载了西夏陵“其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因而西夏皇帝陵墓的排列也一定如宋陵一样，按照“左昭右穆”的方式贯鱼而葬。但也有人认为，宋朝阴阳堪舆之术丧葬凶吉皆依五音（按姓氏分为宫、商、角、徵、羽五音），宋朝皇室为赵姓，属角音，则有角音贯鱼葬之法。西夏皇室姓嵬名，显然不会与宋皇室同样的葬法。此外，西夏第六代皇帝嵬名纯祐在位时期，发生宫廷政变，镇夷郡王嵬名安全与纯祐的母亲罗氏合谋，“废其主纯祐自立”。安全与纯祐是叔伯兄弟，其陵墓肯定不会在纯祐的陵墓之后排列。但较为一致的意见是，西夏帝陵总体上来说按时代先后从南向北排列。前者认为按“左昭右穆”排为一行；后者则认为平原起冢的一行，为第六代以前皇帝的陵墓，而依山为陵的一行，为西夏后三代皇帝的陵墓。

排列在西夏陵区最南端、前后距离相近、形制基本相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